

枕上隨筆

衣萍著



枕
上
隨
筆

衣
萍
著

衣萍 著

枕上隨筆

實價三角

一九三〇年三月再版

四〇〇一——六〇〇〇

北新書局發行

序

小峯兄：

聽說枕上隨筆已經排好，快要出版了，因此，寫幾句話給你，請排在前面，就算是「序」。

兩月來我的肺病好得多了，可是又病頭痛，什麼書也不能看，什麼事也不能做。整天躺在牀上無聊極了，就拿起 *Note-Book* 來隨便寫幾句，不久，就成了這樣薄薄的一册枕上隨筆。

拿這樣的草稿來出版，本不是我的本意。當寫這隨筆的時候，林

語堂兄曾鼓勵過我，我本想等到我的頭痛好了之後，把稿子整理一番，做世說新語體，記載許多師友的丰采議論，並請語堂兄爲之序。

——世間太寂寞了，但想到寂寞的世間還有許多我所敬愛的師友，也就感覺得人生之可戀。可惜我的頭痛到現在還沒有好。而病中的心情惡劣，所感到的醜惡的可厭可笑的人生也太多。在我的筆下的痕跡也太雜了。所謂文人的著作，在高雅之士看來，誠爲不朽之大業，而在愚拙之我看來，在資本主義之下，一切的著作，無非皆是商品而已。商品有優劣粗細之分，枕上隨筆誠然是一冊粗劣而且淺薄的商品呵，在這粗劣的商品裏面，可以看見我的幾個師友們的議論丰采，和世間各方面的人生。因爲我是久病而且太寂寞了呵，在我自己覺得我

的枕上隨筆比情書一束還有趣味：而且，讀我的枕上隨筆的人，也許比讀我的情書一束的人還要多罷。

衣萍

正月二十七日早

一九二九

於上海。

枕上隨筆

壁虎有毒，俗稱五毒之一。但，我們的魯迅先生，却說壁虎無毒。有一天，他對我說：「壁虎確無毒，有毒是人們冤枉牠的。」後來，我把這話告訴孫伏園。伏園說：「魯迅豈但替壁虎辯護而已，他住在紹興會館的時候，並且養過壁虎的。據說，將壁虎養在一個小盒裏，天天拿東西去喂他。」

十年前，胡適之先生的哲學史大綱上卷出版，寄了一冊送給章太炎先生。封面上面寫着「太炎先生教之」等字，因為用新式句讀符號，所以「太炎」兩字的旁邊打了一根黑線。——人名符號——章先生拿書一看，大生其氣，說：「胡適之是什麼東西！敢在我的名字旁邊打黑線法」後來，看到下面寫着「胡適敬贈」，胡適兩字的旁面也打了一根黑線。於是說：「罷了！這也算是抵消了！」

某年，某月，某日，在凡爾賽和會（？）中，各國代表輪流陳說本國政府的意見，於是，中國的代表顧維鈞也站起來說：「中國政府主張怎樣。法國代表克里孟梭（Clemenceau）在旁邊聽了，冷然地說：「中

國在那裏？」

一個美國的科學家到德國去訪相對論的發明者安斯坦 (A. Einstein)。這位科學家與安斯坦從前並沒有會面過的。他進了安斯坦的研究室。時安斯坦正服了襯衫匍匐地下，似乎正有所舉動。這位美國的科學家以為安斯坦一定是在試驗什麼相對論的學理。那知道，安斯坦匍匐了一會，忽然向這位科學家說：「先生，你能幫助我找嗎？我的一張鈔票丟了！」

冰心女士在北京一個中學講演。一個學生問冰心女士是什麼派的

文學。她說：有些近於法國的高蹈派。又一個學生問：女士從美國回來爲什麼不做文章了？她說：因爲生活上沒有什麼激刺。

冰心女士的早年作品，（我說是她現在沒有作品。）內容只有母親和小弟弟。她早年的生活是「啞鈴式」的。這啞鈴的一端是學校，一端是家庭，中間是一條路。

杜里舒夫人到中國纔三日，便演講批評中國女子大學教育。

杜里舒夫人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講演，一次的代價似乎是三十元

或五十元。講畢，她把得來的鈔票放在手中一張一張地數，數畢，然後向翻譯的瞿先生說：「你要不要分一半呢？」

「女子是舖蓋，男子是牛。」樊先生這樣說。停一會，又歎口氣說：「我現在要做牛還沒得做呢！」

「女子是魚，男子是釣魚的。魚一釣上手，就可以放在刀板上任意的宰割了。」穆先生這樣說。

「女人有兩種：一種是老虎，一種是蛇。」S這樣說。

大家都知道魯迅先生打過吧兒狗，但他也和豬鬪過的。有一次，魯迅說：「在廈門，那裏有一種樹，叫做相思樹，是到處生着的。有一天，我看見一隻豬，在啖相思樹的葉子。我覺得：相思樹的葉子是不該給豬啖的，於是便和豬決鬪。恰好這時候，一個同事的教員來了。他笑着問：『哈哈，你怎麼同豬決鬪起來了？』我答：『老兄，這話不便告訴你。』……」

想起柯君，柯君的父親是一個守財奴，把整箱的銀子埋在鍋灶下面，柯君却是一個Marx的信徒。（他已經不在人間了罷？）幾年前，

他對我談主義，我說：「你不用談主義了，你還是回家把鍋竈下掘一掘罷。」

魯迅先生在上海街上走着，一個挑着擔沿門剃頭的人，望望魯迅，說：「你剃頭不剃頭？」

我們鄉間有個瘋子，他的嘴裏老唱着：「天上無我無日夜，地上無我無收成！」

一位女士，相信曾國藩的飯後千步的格言，於是，每餐後走一千

步，一步也不少。這樣走了三個月，把胃走得墮下來了，只得送到醫院去。

某監察委員，有人去同他討論什麼事情，他總是這樣說：「好的，好的，回頭我想想看。」

詞云：
胡適之先生在西山養病時，曾填江城子一詞，程仰之抄以示余，

翠微山下亂松鳴。

月淒清，

伴人行。

正是黃昏，

人影不分明。

幾度半山回首望：

天那角，

一孤星。

時時高唱破昏暝，

一聲聲，

有誰聽？